



# 荒漠中的樂隊



榮工處前處長嚴孝章（前左）在約旦史瓦格工區，指揮員工眷屬合唱，炒熱同樂會氣氛。（圖／萬承禮）

由（看到大鵬主委寫的「大漠拾趣」，而憶起我在榮工處派赴約旦工作時，在荒涼、單調的約旦沙漠工區，組成一支熱力四射的熱門樂隊，多次登台演出。

記得民國七十二年派赴約旦時，我被分發到哈薩施工站，負責行政工作。因連兩伊戰爭，波斯灣被封鎖，所以伊拉克所需物資、軍火，日夜不停由紅海阿卡巴港上岸，經由約旦行駛四百公里，輸入伊拉克境內，我們當時要做的公路就是其中一段。

在哈薩施工站工作了三個月，當地工程即將完成，人員、機具需轉移至三十公里外的史瓦格工區，而我先被調赴史瓦格施工處，處理當地人員生活管理及文康工作。工區內有五百多人，包括泰士一百多人，約旦及埃及小工近三百人。時近過年，施工處主任倪用端看我有吉他、成套的樂譜，於是要我組成一個樂隊，到時候可以熱鬧一番。

這時工區由臺灣調來幾位軍中退役、有著相同興趣的同仁，樂隊於焉誕生，我們取名「Super boy」，並將它噴漆在鼓面上。其中彈奏主調吉他的戴業樂，貝斯吉他是羅銀利，鼓手是葉開貴，和弦彈奏就由我職司。

當樂隊練習到火候差不多可上場的時候，在過年前一個月，榮工處處長嚴孝章前來史瓦格工區犒賞員工，少不了會餐、同樂小晚會，樂隊先行暖身替員工及眷屬伴奏，記得是合唱民歌「秋蟬」，由多才多藝的嚴處長親自指揮，嚴處長還用口琴吹奏「You are my sunshine」，我也演唱一首「More Than I Can Say」。

處長離開約旦一個月後，除夕的晚宴節目由柏油廠廠長黃亦芳擔任主持人，在刻意安排下，餐廳燈火全熄，全場屏息以待，突然聽到一聲像飛機剛要起飛般的聲響由小而大響起，這是由和弦手用 sax（彈奏片）刮弄吉他第六弦，由高音刮向低音的連音所造成的效果，接著主音、和弦與鼓聲配合著演奏「投機者樂園」的成名曲「管路」，曲畢燈光開啟，全場報以熱烈掌聲。會場在主持人幽默談話的主持下一曲接著一曲，其中一首「女孩」，高凌風曾唱過，無論是演奏或演唱者，均使出渾身解數，令觀眾大呼過癮。

接近尾聲時，演奏兩首熱門歌曲「冬天裡的一把火」、「幾度花落時」，當「幾度花落時」演奏時，在場無論是哪一國人，都如癡如醉般手舞足蹈，於是這首結束曲演奏了十遍，為了深怕有人不支倒地，趕緊擺了停止手勢，勉強結束。

在國外工區除夕夜登臺演奏，有這樣的成果，所以後來幾次節慶也都不少了我們的表演，等我離開約旦時，我把吉他、樂譜全留下，直到我離開約旦好幾年，這樂團依舊存在，他們的演奏依舊帶動工地士氣，受到熱烈歡迎。

【作者速寫】萬承禮，陸軍官校專修班二十二期，政戰學校專修班三十四期兩年制專修班畢業。

眷村是戰亂逃難年代的產物。村中眷戶一方有難，八方支援，和諧而融洽。感念政府德政，牛車每月進村配給糧食，溫飽無虞。潮州新村的磚瓦眷舍極接地氣，地域平坦遼闊，又鄰近空降部隊，常見天降神兵，讓人充滿戰鬥意志。刻苦耐勞軍風下，孕育的第二代子弟胸襟開闊，心懷中華傳統文化。



## 潮州新村 人情味濃

潮州空軍眷村，留給作者陳金生（中）與父母親難忘的人生回憶。（圖／陳金生）

時光飛逝，潮州新村於民國九十五年拆除，功成身退，一甲子的鄉親情誼，袍澤情深，一旦緣盡離散，令人眷戀不捨，感慨萬千！眷村父輩皆為空軍地勤人員，任務達成即返家與妻小共聚，那個年代，日子清苦卻很幸福。

初期眷舍不足，我家曾借宿屏東民房。夜裡搬家，父親單手舉起唯一一家當竹床，如有神助。順利進住後卻夢魘不斷，母親小腿遭滾滾水燙傷，又懷葡萄胎開刀，怪事連連，所幸及時搬遷。

潮州眷舍有狹窄地窖，屢聞到鼠屍臭，都由我爬進找出。只要能擺脫夜裡夢魘，找尋死耗子，我並不排斥。

眷村淳樸，互動熱絡，人情味濃，窩頭、水餃、泡菜常與鄰居分享。住老遠的張姐，親娘早逝，喜歡上我家串門子，把碗裡剩剩的麵疙瘩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還在竹床橫豎躺，如同在自己家。唐伯的雜貨店是交誼中心，報紙、象棋、麻將、漫畫書、擺龍門陣，十分熱鬧。唐伯人高馬大，是籃球好手。克難的球場遷移數次，早期籃架倒塌壓傷了孩子，也傷到眷村娘的心。眷戶勤奮開創副業，養豬、養生蛋雞，

念我已心碎腸斷，淚水流乾，聞之愧恨不已。我在煙台欲接母親來臺，須先申請赴香港。在申請期間，曾到煙台各處舊地重遊。一日下午回到了我童年時的家，當走到原所居住的那大院門口時，見院內房屋仍是原建原樣，兩側房屋可供八戶人家居住。我望向院內，想起了當年同住在此的鄰居們相處如一家人，現不知他們各往何方，甚感懷念。

此時院內空寂無人，眼前卻浮現出我童年時與鄰家同伴們在此院內玩樂的情景。彼此青梅竹馬，歡笑聲、喊叫聲，不絕於耳。憶往事如煙，令人不勝唏噓感嘆！注視當年我家所住的那棟房屋，特覺親切，頓時百感交集。我在此屋內出生及長大。當時父親工作在外，母親在此屋撫養我、照顧我，兒時父母心，兒時母不安，擔心兒溫飽，忘卻己饑寒。母親雖未給我富貴，而母愛豐富了我的童年。我站在此院內大門久久不忍離去，離去時依依不捨。

為母親申請赴港獲准後，即與母由煙台抵港，繼之於香港辦理來臺手續，時因春節在即，故與母在香港過了春節後飛抵臺灣，自此祖孫三代同堂。憫母只與我等團聚三年，於民國八十三年壽終，享壽九十七歲。遺憾今生欲報親恩已晚，祈有來生能與母親再續母子緣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怡波，軍中服務三十餘年，曾任隊職主官及參謀等，中校退伍後經商，並於華梵大學美術系碩士班畢業。

我的祖籍是山東諸城縣，民國十八年出生於山東煙台市。自幼經歷中日戰爭、國共內戰，及長為避難而輾轉南下，民國三十八年由廣州來臺灣。

民國四十二年考取陸軍官校二十六期，畢業後分發軍中，曾隨軍駐防各外島，後入海軍陸戰隊，民國六十四年任職於國防部情次室中校參謀，迄民國七十二年退伍。

七十六年開放大陸探親，全民歡騰，合於探親規定者紛紛辦理申請。我也急於成行，惟不知煙台老家現況，歷經思考，遂致函煙台市政府，提供我家當年住址及親友姓名，俾便訪尋。惟久無信息。至民國七十八年九月，突接煙台市府紅十字會辦公室來函，告知已尋得余母之現住址：「煙台市芝罘區新建街二四之五號」，並略述余母現況。展開來函，喜出望外，立即寫信與母親連絡。並通過一次長途電話，確知是母親，遂辦理探親申請，先經香港，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抵達煙台。

當見到母親時，母親已九十三歲，余年六十，母子相見已不相識。但瞬間母親當年的身影又顯現在我眼前，似回到了在母親身邊時的童年，感到了母愛的溫暖。我叫了一聲「娘！」從母親眼角的深處看到了她內心的喜悅，卻也從她的喜悅中感受到了她內心的悲痛。事後，母親告訴我，父親早逝，她一人獨居，以手工維生，年邁後獲公家補助，惟因思兒心切，常望著窗外天空的浮雲，盼兒歸來，也常看著屋裡所掛我在家時之相片哭泣。四十年來，母親想作者王怡波（後排中）陪同母親（前排中）飛抵臺灣，全家在桃園機場迎接，祖孫三代溫馨同聚。（圖／王怡波）



作者王怡波（後排中）陪同母親（前排中）飛抵臺灣，全家在桃園機場迎接，祖孫三代溫馨同聚。（圖／王怡波）

念我已心碎腸斷，淚水流乾，聞之愧恨不已。我在煙台欲接母親來臺，須先申請赴香港。在申請期間，曾到煙台各處舊地重遊。一日下午回到了我童年時的家，當走到原所居住的那大院門口時，見院內房屋仍是原建原樣，兩側房屋可供八戶人家居住。我望向院內，想起了當年同住在此的鄰居們相處如一家人，現不知他們各往何方，甚感懷念。

此時院內空寂無人，眼前卻浮現出我童年時與鄰家同伴們在此院內玩樂的情景。彼此青梅竹馬，歡笑聲、喊叫聲，不絕於耳。憶往事如煙，令人不勝唏噓感嘆！注視當年我家所住的那棟房屋，特覺親切，頓時百感交集。我在此屋內出生及長大。當時父親工作在外，母親在此屋撫養我、照顧我，兒時父母心，兒時母不安，擔心兒溫飽，忘卻己饑寒。母親雖未給我富貴，而母愛豐富了我的童年。我站在此院內大門久久不忍離去，離去時依依不捨。

為母親申請赴港獲准後，即與母由煙台抵港，繼之於香港辦理來臺手續，時因春節在即，故與母在香港過了春節後飛抵臺灣，自此祖孫三代同堂。憫母只與我等團聚三年，於民國八十三年壽終，享壽九十七歲。遺憾今生欲報親恩已晚，祈有來生能與母親再續母子緣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怡波，軍中服務三十餘年，曾任隊職主官及參謀等，中校退伍後經商，並於華梵大學美術系碩士班畢業。

### 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加強徵求「榮民如何艱困跨海來臺，及辛苦融入臺灣社會的辛勞」的投稿，也歡迎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、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，還有昔日軍中及眷村生活的回憶，包括節節淪落、同胞之義、難忘時刻等也是集稿重點。文章請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，e-mail至：ustory@glory.com，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士二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因投稿眾多，稿件未必刊登，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請自留底稿。

撰稿人須同意授權採用作品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，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，也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權。